

陳岸峰著

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



陳岸峰著

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



□ □ 責任編輯：董秀娟
裝幀設計：李婧琳

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

□
著者
陳岸峰

□
出版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
電話：(852) 2137 2338 傳真：(852) 2713 8202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hwabook.com.hk
網址：<http://www.chunghwabook.com.hk>

□
發行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龍路 36 號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印刷
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

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

□
版次
2013 年 4 月初版
© 2013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規格
特 32 開 (210 mm × 153 mm)
□
ISBN : 978-988-8236-41-1

推薦辭

此書介紹的作家，從魏晉到滿清，是六個頂尖的詩人。時代政局不同，他們遭遇各異，作品風格多種多樣。作者藉此為例，說明詩人的不同精神面貌，以及作品的藝術技巧，以達到其著述目的：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。藉助統計學為例，若果單舉一人或二人，則樣品不足，難以窺視全貌，若採集全部，則不勝其煩，惟其代取典型，以為模範，則可概括其餘。此書去謝而談陶，捨李而取杜，遺錢而及吳，實作者處理材料聰明之處。讀者持此一書，中國古典詩歌之梗概，盡在其中。

學術界人士的著作，如果是研究味道極濃厚的，往往引經據典，以材料堆疊，語言質樸無文，一般人拿上手，會感到難以卒讀；另一種傾向是落墨發揮，侃侃而談，通常會避開繁瑣註釋，以免窒礙語流。這部《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》，表述風格取其均衡，下筆則遊刃乎兩者之間，因此，一方面有嚴密的引證系統，另一方面則從容而談，能深入淺出地介紹作家和作品之風格特色，文字適度持平，兼顧兩方特點，使之既不流於浮汎，亦不困於束縛。尤其各篇之後半部分，多在解釋詩人如何下筆。當中或剖析歌者之思維如何往復迴旋，或指出其意識如何晦明幽顯，或演繹其文字如何婉曲流轉，或描繪其音聲如何高亢低泣。凡此之類，各篇有一定份量，於全書而言，可謂珠玉紛陳矣。

以上所談，只是一位讀者的一己之見。說到底，還是要讀者親身閱讀，
猶如佳肴在案，必須親嚐一口，才知真味。

王晉光

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

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教授

2012年12月31日

目錄

推薦辭（王晉光）

第一章 導論	001
一、前言 / 002	
二、詩學的政治 / 003	
三、隱逸的意義 / 007	
四、隱語系統 / 008	
五、闡釋傳統及其省思 / 009	
六、秘響旁通 / 021	
七、總結 / 022	
第二章 顧日影而彈琴：嵇康的痛苦及其追求	027
一、前言 / 028	
二、養生：服食、隱逸及撫琴 / 029	
三、政治漩渦 / 039	
四、「竹林七賢」的省思 / 041	
五、顧日影而彈琴 / 043	
六、越名教而任自然 / 048	
七、總結 / 051	
第三章 提壺撫寒柯，遠望復何為：陶淵明的飲酒與隱逸	059
一、前言 / 060	
二、結構與脈絡 / 062	
三、仕與隱 / 067	

四、隱逸典範及其實踐的意義 / 079	
五、醉者與醒者 / 093	
六、酒之功用 / 098	
七、總結 / 104	
第四章 行到水窮處：王維的思想世界與山水美學	115
一、王維與山水詩之傳承 / 116	
二、三家思想及其調適 / 116	
三、儒家思想及其山水詩 / 119	
四、道家思想及其山水詩 / 126	
五、佛家思想對山水詩的影響 / 132	
六、王維的山水詩美學 / 137	
七、總結 / 146	
第五章 江湖滿地一漁翁： 杜甫〈秋興八首〉的凋傷意識及其政治批判	155
一、前言 / 156	
二、悲秋之詩學傳承 / 157	
三、「凋傷」意識 / 168	
四、章法結構與政治批判 / 178	
五、中間兩聯的創造性 / 190	
六、七律之冠 / 195	
七、總結 / 198	
第六章 誰助老僧清夜哭：吳梅村的半生緣與晚明悲歌	209
一、前言 / 210	
二、從詩史到「以心傳史」 / 210	
三、身份之遺失 / 215	
四、政治理想之創傷及其轉向 / 218	
五、追憶中的半生緣 / 220	

六、啟悟與解脫 / 237

七、總結 / 239

第七章 秋來何處最銷魂：王士禛的神韻說與歷史創傷

245

一、前言 / 246

二、「神」與「韻」 / 247

三、神韻詩的創作條件 / 251

四、神韻與格調 / 254

五、歷史創傷：絕句與懷古詩 / 258

六、眾聲喧嘩：詩與畫及禪的交匯 / 268

七、結論 / 272

第八章 餘響

277

徵引書目 / 281

後記 / 293

第一章 導論

一、前言

自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以降，中國的詩歌與政治便密不可分。詩可以「興、觀、群、怨」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，由此而開闢詩人及詩歌捍衛道義、抗議強權，以至於發憤以抒情之傳統。千載之下，「碩鼠」、「關關雎鳩」以至於「香草美人」，既是諷喻之技巧，亦復為詩學之傳統。由此而言，詩歌自有其別於文章之直接敘述，其委婉迂迴，既有寄託，亦乃達至一唱三歎之妙，並從而營造出迷離惝恍之意境，此為詩歌之奧妙所在。詩學的這種委婉迂迴以抒寫情志，在歷史上的黑暗時空，益顯其重要性。

此書在時間結構上可分為三部分，魏晉之際、安史之亂後的唐王朝以及明清之際。這三個時期均為中國歷史上的關鍵轉捩點，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文化、政治、社會以及整個中國在日後的走向。在此三個關鍵時代中的六位極具代表性的詩人，包括嵇康（叔夜，223—263）、陶淵明（元亮，約369—427）、王維（摩詰，701—761）、杜甫（子美，712—770）、吳梅村（駿公，1609—1762）以及王士禛（貽上，1634—1711），均有意或無意地捲入政治風暴，其痛苦不可名狀，卻又欲罷不能，故以種種諷喻，發憤抒情。故此，闡釋彼等詩中之寄託及意向，則無異於讓孤臣之苦心，黑暗時代的幽光，得以彰顯於天下。以下先論述三個黑暗時代中六位詩人之逆境，下及闡釋傳統及其省思。

二、詩學的政治

錢穆（賓四，1895－1990）先生指出，曹魏（220－266）與司馬晉（266－420）的政權，「全是腐化黑暗，不正義、不光明、不穩定」。¹黃仁宇（1918－2000）先生同樣指出中國在此時期，「陷於歷史上的最低點」。²嵇康與陶淵明乃魏、晉之代表詩人，正是因為身處如此黑暗時代而有所「反激」，而彼等面對的橫逆卻頗為不同。嵇康乃以一人之力抗議司馬氏集團之暴虐及其倒行逆施之意識形態，其悲壯乃痛快淋漓。陶淵明之個性沒有嵇康般激烈，他厭惡官場與世俗價值，然而又未泯功業之心，故而在表面「沖淡」³的田園牧歌之下，更多的是寂寞與惆悵。陶淵明本欲有為，卻已失去曹操（孟德，155－220）與「建安七子」⁴之鐵馬金戈的時空，其壯志未酬之悲憤，唯在酒後，徒餘感慨。

嵇康乃「竹林七賢」中之靈魂人物，⁵其詩文與時代息息相關，憂戚與共。其以玄思、音樂理論以及撫琴的形象入詩，為四言詩帶來了飄逸而雋永的風格，亦是典型的魏晉風度。他提出以琴、樂及服藥以養生，而同時又為了正義挺身而出，遭殺害，可謂荒誕。其實，他大半生都在儒、道兩者之間撕扯，最終在棄首東市之前，顧日影而彈琴，為千古留下了憂傷。

在講究門閥的魏晉時代，陶淵明的家族出身「業漁之賤戶」，⁶再加上「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」，⁷注定他其壯志難酬。昔日，他曾撫劍壯遊，甚至曾在日後造反的桓玄（敬道，369－404）與劉裕（德輿，363－422）手下任職，然而他不屑於政治陰謀，更恥於奉迎鄉

里小人而辭去彭澤令。其隱逸田園乃士大夫之農耕實踐，由此揭開中國文化史的隱逸之風。陶淵明在隱逸中的躬耕與書寫，令他在文學史與文化史上獨樹一幟，無人企及。此中，陶淵明「篇篇有酒」，其飲酒詩之書寫既是魏晉飲酒風氣之高峰，而蕭統（德施，501—531）所說的「寄酒為跡」，則揭示了其內心隱藏之痛苦，其書寫與思想既藉飲酒而升騰飛躍，而其能堅持隱居，亦有賴於酒之撫慰。

無論嵇康與陶淵明以怎樣的姿態作出對黑暗時代的反抗，一如錢穆先生所說：「在此時期，似乎找不出光明來，長期的分崩禍亂，終於不可避免。」⁸ 魏、晉易代，遂有一系列的政治殺戮，如《三國誌·魏誌·王凌傳》註引《晉語陽秋》所說的「同日斬戮，名士減半」。⁹ 及至西晉，先是「八王之亂」，又演變為「永嘉之亂」，晉室東渡，生靈塗炭，亦為文化浩劫。

盛唐乃中國文化與政治之典範，而在此巔峰之上適逢其會者如王維與杜甫，竟也因「安史之亂」而遭遇了天上人間與黑暗地獄的考驗。錢穆先生指出：

盛唐的光輝，終於因「安史之亂」而沒落。自此以往，唐室政治，常在黑暗與混亂的狀態下敷衍或掙扎。¹⁰

王維與杜甫均在「安史之亂」中被執，王維備受折磨，其經歷之慘痛不足為外人道，且又背負了出任偽官之惡名，飽受身體與精神之創傷；杜甫幸而逃脫，投奔肅宗（李亨，711—762；756—762 在位）之行在，而朝廷之傾軋與無能，實非一介文人的他可以混跡其間，

遂而寄身幕府，再落拓江湖。

王維多才多藝，妙於音律，擅作丹青，在盛唐思想激盪之際，充分接受了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之影響，並身體力行，甚至在推動南禪宗之確立也功不可沒。他畢生傾情於山水，早年乃習道家長生之修煉，中、晚年之後，則又在亦官亦隱中，與山水契合。文人之寄情山水，自魏晉以降，不乏書寫，而王維既在山水中治療創傷，又以其多元思想，為山水詩之邁向成熟，作出貢獻。這不止得力於其語言之錘煉與審美意識，更多的是其思想與山水之契合，了無痕跡。

杜甫在政治上之半生追求，終告落空，而其所成，終在詩藝，可謂造物弄人。其困於夔州白帝城所作之〈秋興八首〉，乃七律之巔峰，無論遣詞用字，章法結構以至於思想內容，既心細如髮，又體大精思，可謂虎視詩壇，獨步古今。此連章組詩，歷來註家無數，或囿於儒家思想而有所扭曲，或偏於一隅而未及整體。

千年之後，則為明、清易代之黑暗時期。此際，士大夫之節操備受考驗，錢穆先生指出：

清人入關，遭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，尤其是在江南一帶。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，因其非世家貴族。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，則極普遍而深刻。……但清室煞有手段，一面公開政權作實際的讓步，一面厲行薙髮令，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。¹¹

清廷之「薙髮令」與「文字獄」¹²，無異於精神施暴，其時士大夫對此「文化的屈服」極之敏感，故均在畫像中戴上頭巾或竹笠以作掩飾。故清兵入關後之所作所為，較之元朝之統治，更為野蠻殘暴，其對中國文化及民族之破壞，極之久遠，基本是閹割了中華民族之自由精神與自尊心理。

吳梅村先事崇禎（朱由檢，1610－1644），恩寵無以復加，故益加深其身陷貳臣之愧疚。前朝往事，風月年少，秦淮河畔，佳人難得，一幕亂世情緣，竟是如此刻骨銘心，魂牽夢掛。然而，士大夫與煙花女子之最終遭遇，竟是殊途同歸。此意識當在吳氏晚年在卞玉京（約 1623－1665）墓前懺悔時，更為清晰。人間不外如此的虛偽與醜陋，為的就是驅使詩人錐心泣血，春心杜鵑。晚明悲歌，在以愛情之名的書寫而流傳下來，此謂心史。

王士禛之家族雖曾經歷清兵之血洗，而大局已無法逆轉，仕進亦必然成為重振門第之途。錢穆先生指出：

一個士人，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，只有出身仕宦。……明末遺民，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，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，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，依然只能應舉做官；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。亦惟有如此，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。¹³

王士禛仕清的行為及其心態已大異於吳梅村，而其所結交之人，既有清廷貴胄，亦不乏遺民中人，更妙的是，他頗見知於康熙（玄

燁，1654–1722；1661–1722 在位）。其〈秋柳四首〉，終篇以楊柳貫穿了歷史，朝代之更替，在柳絮的哀傷與典故的鬼火中閃爍，如泣如訴，興來無端，催人淚下，一時傳唱大江南北，遂而奠定其神韻詩說及其詩壇宗師之地位。

三、隱逸的意義

真正的隱逸，或是潔身自愛，或是抗世宣言。從嵇康、陶淵明到王維，彼等均渴望歸隱。然而，嵇康始終乃在儒、道之間掙扎，縱使他深深地追求道家思想及其生活形態，而卻無法忘世；陶淵明更是躬耕於田，在茅廬寒風中，終夜難眠，苦苦堅持，潔身自愛。王維之亦官亦隱，亦只有唐代的寬容大氣，方才有能包容其生存之模式。

以上三人，真正的隱逸者，乃陶淵明，故鍾嶸（仲偉，468–518）稱其為「古今隱逸詩人之宗」，¹⁴ 實非虛譽。陶淵明之隱逸，乃一而再、再而三之苦苦堅持。其隱逸生活乃貧窮與孤獨，每天要面對的是下地耕田，憂慮的是農作物的失收以及一切可能的天災，還有家人的「怨色」。¹⁵ 在寒夜裏，悲風四侵破廬而冷得無法下睡，他披衣起坐，想起祖先陶侃（士行，259–334）的輝煌功業以及個人曾經的壯志而思潮起伏，徹夜難眠。故此，仕與隱、榮華與寂寞之掙扎，常常在思想中一閃而過，而終在一壺酒的陶然之下，他又毅然地向俗世作了訣別，並思入風雲，展開了其獨步古今的田園詩

與個人生命的書寫。故此，酒在陶淵明的隱居生活中，佔有絕對的重要性。

自唐代以後，每況愈下，文人基本都已淪為政治機器的螺絲釘，全無個性可言。杜甫與吳梅村兩人，均在政治追求中備受折磨，前者乃為了儒家之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」¹⁶的苦苦追求，而後者則置身在改朝換代的大風暴之中。至於王士禛，更是身處文字獄風行的清代，更是如履薄冰，命如纍卵。以上種種，均可見詩學與政治之錯綜複雜的關係，以及詩人書寫結構之別具匠心以遙託心跡，由此益顯闡釋方法之重要性。

四、隱語系統

詮釋詩歌，必須據實貼近並掌握時代背景，作者之生平以及史傳之記載及評價，以至於其與同時代人物之交往等等相關資料，是為外在的參考材料。更為關鍵的是文本本身，我們必須謹慎、細緻地對詩中的細節進行解讀與分析，要考慮到詩與詩或典故與典故之間的「文本互涉」(inter-texuality)，甚至需要一定的想像力以作整體的綜合把握。

「用典」乃學問之呈現，亦是學識較量的表現，同時詩人又以典故之「挪用」以創造一個自我的獨立精神與情感空間。葉嘉瑩先生指出，古詩裏用典的方法：有時候用表面的意思，有時候用其中一種暗含的意思，有時候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意思，實在是多種多樣

的。¹⁷由「用典」而構成的詩歌世界，余英時先生稱之為「隱語系統」。¹⁸「典故的借用」與「轉喻」常常在詩歌中出現。蔡英俊先生承此而作發揮說：

「隱語系統」，其實是建構在一個符號化了的隱喻與象徵世界，更多在於典故的借用與自然物象的轉喻等表現手法的運作。借用典故、摹寫自然物象，點染一片恍惚迷離的聲色光景，藉此傳譯某一種特定的情境、某一種片刻的心緒。¹⁹

詩歌乃文字所構成，故此我們在文本中的字、句、典故，以至於意象、結構之安排等等極之複雜的天羅地網之中，必須如臨深淵，步步為營，窮盡一切的可能性，而再下判斷。此乃作者、文本、讀者及世界以至其他的元素的多方面構成的互動，²⁰即既有北禪宗之學問與功夫，亦須兼備南禪宗之妙悟，作者藏於隱語系統中之「意圖」或苦心，方有可能被釋放出來，重見天日。當然，在竭盡一切可能性的學問與方法之外，關鍵之處，「妙悟」絕不可少。在搖曳的燭光之下，讀者與作者之心，憑藉剎那之靈光，上接千載，會通於幽冥。

五、闡釋傳統及其省思

1. 作者的意圖

千載之前，劉勰（彥和，約 465—520）便慨歎：「逢其知音，